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

某日雲濤觀中有少年二人，皆穿黑衣服，短衣窄袖。一以肩盛其竹簍，舉步軒昂，時時回顧其後方。則另一少年，氣喘汗流，似甚困憊，時出巾，拭其額，憩於綠陰中。前有少年緩步以待之，欲行不即行。噫！此肩盛竹笠之少年，冰娘所化裝者也。此喘氣汗流之少年，襄庵所作態者也。無何，高叫一聲曰：「賣江西名磁，賣江西雕刻之名磁。」引吭長號，聲入雲表，叫聲未輟，則有群滿洲兵，喧嘩而出曰：「賣油郎來了，賣油郎來了。」拍掌笑，笑且招以手，生故抬頭望，遲遲其行，點首貨郎來了。賣貨郎來作招呼，旋以指指其足，復搖首，示欲速不能狀。滿洲兵之頭目，睹狀如意，亟指揮其從老，趨而下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扶掖襄庵，助之以上石砌，生賭感諸。此輩忽見生面少年，頗深驚訝，問生曰：「那個哥兒，是同你一路來的嗎？」生應曰：「然，此舍弟也。我長日奔波，足力不任憊，今命弟，為我肩笠子，我則從其後。彼倦矣，我乃承其乏，互為更替，庶少殺其勞苦，而生計藉以維持，此誠不得已。」因謂冰娘曰：「此皆而兄之好友，為吳大王麾下健者。弟乎，汝亦宜見之。」冰娘如其言，笑呼此輩曰：「大哥，此輩謂少年貌俊，則喜甚，咻然而應之，亦呼之曰：弟郎。」歡呼拍掌，簇擁之，上石砌。滿洲兵殊有恩意，掖襄庵，使席地而坐，飲以苦茗，又為冰娘卸其負擔，特致慇懃。鷹頭鵠眼，皆注射冰娘，頗有垂涎意。問長問短，勞叨到不堪田地。頭目忽謂生曰：「此弟鄔洵美，胡不肖若？汝微胖，彼纖秀，男兒也有女風。」冰娘殊忸怩，矯首他顧，橫波欲流，益增其嫵媚。生強笑曰：「兄弟豈必相肖？肖者其神，當非以其貌。」兵曰：「君德矣，盍亦飲酒，今日攜有酒乎？」生舉破壇示之，壇絕巨，可容三升。兵大樂，從德生，破慳囊，市牛蹄羊臄各等，用為下酒物。生慨然以銀餅二員，擲石地有聲，顧頭目曰：「此足厭君食量耶。」曰足矣。生勿西舍指廊精，問之曰：「此縑流道觀，胡乃碧欄紅檻，珠簾半卷，四辟玻璃窗，大類貴家閨闈，豈羽士固擁有紛頭耶？」言已，局局笑，睨冰娘，冰娘欲笑不敢笑。頭目正色曰：「君勿妄語，幸遇我，否者，君當言出而禍隨。」因附耳言曰：「此大王寵姬陳圓圓夫人，所行幸更農之室也。夫人晚年習靜，持齋念佛，請於王，敕建新觀。夫人於歲時今節，偶一臨幸之，君但外望宮牆。苟入其中，天上珠宮貝闕，不啻也。」生為之咋舌，乘機問曰：「以君權力，能導我一遊乎？」頭目變色，搖其首，不復言。俄而日斜天黑，早雷聲隆隆，紅葉蕭蕭，勢將作雨。生遽蹙額曰：「天欲雨，我對歸，恕不奉陪矣。」兵眾哄然止之曰：「此奚可？美醜佳饌，願誰享者。」生曰：「君等自享之，我今日兄弟二人，流汗喘氣，奔走城市間，竟未舊去一杯一碟。餘弟弱，雕刻某花觚，覺失手，觚於地如蚌蝶紛飛，其值百員。天又晡，雨將至，餘與弟郎，將冒雨返茅廬，稍事休息。明日當入城，倍售之，用償今日之損失。餘行矣。」兵不可，冰娘嚶然，似哀懇其兄，以速離此地也者。頭目笑曰：「諺不云乎？人留假，雨留真，主人不食，客不敢嘗。君置酒享吾曹，乃絕裙竟去，此後不敢擾君矣。」又曰：「君鎮日奔波，曾不能發一利市，餘意甚憫君，君能為我留，他日餘必有以報君，用償君之損失。」生見其言中有物，遂謂其弟郎曰：「餘弟年幼，殊腴腴見人，然亦何必者，此間老將，皆兄心腹交，可不須客氣，吾欲止矣，為天雨泥濘。弟欲行，將安行者。」冰娘無言，須臾，兩師繼至，天人夜，退縮於寶殿之內，乃紅燭高燒，席地設杯盤，為賞雨圍爐之飲。頭目蹲據其上，坐土塊，冰娘傍生坐，諸兵環而飲，若蛙坐，聲哄如群牛，以巨瓦砵盛饌，其下疊兩磚，煨以乾馬糞。熾武火，用為灶爐，饌之汁沸矣。其氣蓬蓬然，香氣撲鼻觀。酒二升，殊嫌少，更沽市酒，為足之。聒生飲，生辭以量隘，更聒冰娘飲，冰娘堅不飲。其左有胖兵，鉤鼻虬髯，齒黃如蠟，每發言，涎沫噴射，四及於旁坐，冰娘甚惡之，時時閃縮其身裁，幾躲於生之肘。胖兵似不以為然，作呢笑曰：「弟郎。」又改口曰：「俊哥兒，若非餘弟，餘安得弟若。然餘與兄若友，若即餘弟也。即若弟，無不可。弟乎，俺與爾飲又杯。」因擗笑，捉其袂，冰娘大怒，牡丹之臉，變作紫玫瑰色，意張用武力，奮拳揮其顛。生以目止之，冰娘乃忍氣吞聲，且以手推之，且矯為笑態曰：「老將，我生性不喜歡，亦實不能飲，恕我卻尊意。」該兵愈昵之，其狀益丑。生起立曰：「老將殊賞臉，愛我兼受其弟耶。弟郎村陋。從未暗老將威嚴，幸恕之。我為弟飲如何？」頭目曰：「可，人有能，有不能，胡可相強？」著者曰：「頭目慎矣，乃市恩於冰娘。頭目之言甘矣，其居心實不可問。」蓋胖兵與頭目同一不利於俊哥兒也。而冰娘以是而解圍矣。生卒勉飲一扈，胖兵始罷，獨影生光。爐煙欲燼，酒半酣矣。冰娘之面，熱度所炙，閃閃如流霞，眉宇飛揚，神采煥發，讓滿洲兵飽看之，幾乎看煞衛玠。冰娘念此種山蠻，終不能示之以弱，忽笑謂生曰：「哥，我意欲飲酒之樂，必有趣劇以助之，樂乃無藝。」兵等拍手笑曰：「俊哥言，誠然。趣劇何事？請為司令官。」冰娘大聲曰：「士人行酒令，老將等皆武人，宜行將令。」因執酒壺注酒於頭目之扈，鞠躬請曰：「我不配作司令，願舉老將為司令。主觴政，其可乎？」頭目大笑曰可，令將安出，曰：「宜每人獻技，技美者，眾人皆拍掌，可勿飲。否者罰一巨扈，此令亦公否？」頭目曰：「公，請俊哥兒先奏技。」冰娘亦不辭，離坐起立，周行於佛殿中，瞥見當眾長案，有鐵香爐，其形圓，其腹廣，高二尺，身稱之重量可五百斤。冰娘先謂諸兵曰：「請將一一為我舉之，加於我之胸。」眾兵皆駭然，莫敢動。頭目自恃其武勇，酒力已酣，恬不知恥，僥荒之氣，咄咄逼人。又欲炫長於俊哥，侈然放大步，近爐前開馬步，舉雙手，猛捧其鐵爐，其勢虎虎然，如趙武靈王之扛鼎。噫，鼎乃有根，似根深入案，蟠錯如蘆榕，世有楚霸王，莫之能技。頭目大窘，面殷紅，如瘀血，羞愧無地，厥聲如怒豕，盡出其渾身之力，拚命搖撼之，而鐵爐如不知，絕不些須動。頭目暴吼如雷，以拳擊之，噫，舉也，焉能與鐵敵，痛不可當，呵呵失聲，望風而披靡，諸兵皆竊笑，冰娘亦笑。睨以目，族謂諸兵曰：「老將等盍試之，試而能，某願捧觴上壽。」諸兵得此獎例，又技癢難禁，不復計如何獻醜！胖兵先試，甫伸一手，自知其不能，抱頭而卻退。餘兵以次失敗。冰娘笑曰：「此豈老將等之不能哉？主人謙德，蓋將以讓客也。哥試之，弟將殿其後。」生似逡巡不敢，兵等逆料其不能，而必欲難之，用為解嘲。生蹀躞，至爐前，笑謝曰：「我以肩盛竹簍舉磁器，尚不能，行且憊，奚能扛鐵爐？弟苦我矣。」冰娘曰：「姑試之，即不幸而失敗，飲耳。安用法？」生不得已舉之，呵呵，兩手端拱，翼然而升，爐乃離其案，距案可二尺，從容放下，面不改色。諸兵皆喝采，群慙冰娘，使俊哥兒，為舉鼎之戲。冰娘笑曰：「小子年幼，初無搏雞力，胡能扛鼎？無已，請以鐵爐為戲可乎？」眾曰可，彼乃揜袂過臂，伸手拈爐台。凡四具，每具高三尺，方廣五寸有奇，純是精銅製成，相傳本觀祖師，為茅山嫡裔，祭器皆用鐵。此爐台者，重量不亞於香爐，況又並面為四，高面硬，幾及人身之泰半，藐茲小子，其何能扛？豈知冰娘兩手合舉其一，輕舉若毛羽。遽拋之，拋及正梁。又各拈其一。目上視，上方之二具，倏然而落，彼倏然而格之，旋飛其手中之二具，面即接上方之一具，如拋彈丸形。此上彼落。此落彼上，百不失一，但聞縱鏗轟騰之聲。兩聲和之，燭影搖紅，諸兵皆變色。冰娘笑容可掬，如弄把戲然。倏忽間能放能收，將此一對對之鐵爐台，從容置於原位。袖出雪帕，拂其衣袂之塵。旋以兩手搖其鐵香爐，笑問生曰：「哥，你看弟郎，能移動得些須否？」生笑曰：「弟在弱，香爐之重量，殊重於汝身，恐不必能也。然而姑試之，用搏老將一笑。」冰娘不慌不忙，伸兩手，撫弄其獅頭之兩耳，佯為抽之，鞠躬其腰，一些不能動。類大赧，紅於玫瑰之苦蕾，滿洲兵大笑。其頭目且兩手拱張。自遠作護持之勢，蓋恐手勢一失敗，千均之重，或壓傷美童之足，一樹梨花壓海棠，滋可懼也。詎冰娘出其不意，竟扛起鐵香爐，離於長案，可一尺有半。諸人咋舌，悚息莫敢聲。彼乃捧爐當胸，輕輕轉其身，挺胸行數武。忽而兩手上擎，狀如托塔之大王，諸兵皆失色。退功剛披靡，咄咄，冰娘殊斗膽，猛出力一拋，拋香爐於空中，其勢絕險惡，督然而墜下，剛及黑髮如雲之頂上，諸兵皆震駭。群舉手以競進，遙為聲援，某頭目且撐之以臂，冰娘一手推之，一手托其香爐，如托砵子。然開步大走，作圓圈形，繞佛殿一周，復雙手捧之，徐徐放於地下。諸兵哄然拍掌，聲振屋瓦，趨而視之，殿上花階磚，凹入二三寸矣。而冰娘面不改色，狀若平常。滿洲兵大以為奇，始知彼兄弟，皆為非常人，不敢以貨郎或變童相待，洗盞更酌，用祝博賽之勝利，頭目頗致詰問，謂君等皆英年，負此好身手，胡不投營效力？乘時立功，乃鬱鬱居人下貨磁器，為貨郎，寧不可惜。生矯寫讓讓曰：「此亦安足奇，不過膂力差勝人耳。吾聞兵之良者，鬥智不鬥力，例如老將等，後大王定天下，轉戰北省中原，今太平歸休，侍大王，充虎賁勁旅，斯則勇之大者，如吾兄弟者。持牛馬之力，為人負重至遠，蠢蠢無他長寧足當老

將之誇獎，餘先君業技擊，游江湖。餘兄弟從之。粗涉未藝，實不足齒數也。」諸兵以其謙讓，冰娘尤抑然目下，恂恂如小學生，俯首腩腆，益加禮重之。

爾時風雨乍歇，杯盤既撤，仍置草蓆於殿角，俾兄弟其寢。雲濤觀之西偏，雲母為牆，玻璃作瓦，朱欄畫棟，琪草瑤花，幽深曲折中，大類福仙別館，斯為陳圓圓夫人之禮佛更衣室，前文已言之。戍鼓鑿鑿，冷月朦朧，漸近四更天氣。此時粉牆之外，倏忽有一人影，影甚步輕靈而喬捷，飛行至精舍。循牆走，走於後角門。卓然而立，其狀如穿窬之盜，摸索門牡，迄不可得。蓋門為鐵門，四週以鐵網張之，雖得門，無從入。此人影翩然而飛，飛於粉牆上，袖出小利劍，划鐵網，片片如裂帛，鑽身急進，立於明瓦之簷蓬。以手覆額，四圍了望。溶溶月亮中，彷彿見樹光花影，面亭台池館，物事皆小巧結構，然精雅殊常。俯瞰既久，覓一厚草茵，飛身翼然下甫一插足，假山之後，黑濛濛裡，透露一種綠光，陰森燐耀如鬼火，其氣咻咻然。噫，此何物？此非鬼火也。此巨犬之眼光也，嗥然一聲。咆哮如猛虎，聲未歇，犬已至。猛而撲此當階之人影，詎毫光一閃，劍出首落，巨犬之首，跳躍於污泥。此人影轉人乃廓，行近綠紗窗，窗甚高，距地可二丈。窗以外，有梧桐樹，高可三四丈，樹有側乾，橫撐如巨人之臂，僅及綠紗窗。人影作蟾蜍形，抱樹身而上，漸及於側乾，乾高於窗不能如橋而度。此人影若，倏忽墜下，作倒掛蝙蝠勢，而雙腳繞於乾端，將身一撲，兩手攀窗柱。拿既定，雙腳隨而下，立於窗口之文石。雖然，窗有鐵枝也，疏欄二寸，其何能入？彼乃出利劍划鐵枝，如斬土削木，須臾，鐵枝去其半，遂騰身而入，出磷寸，取火四照之，見有五色宮燈，掛於當中。凡十數盞，一一為燃之，光如白晝，咄咄，此琳瑯滿目之小軒齋也。幾桌明淨，皆以紫檀雕鏤之，嵌寶石，像花形，或如海棠，或如蓮花，或如水仙蘭蕙。案上陳列古銅古磁，而壁間懸掛，盡是赤金箋，繪以設色工筆畫。遂隨意拈一磁瓶，悠然作遐想。豈知人影之後，更有第二之人影出兩手，輕輕按其肩？而先前之人影暴跳，倒退數武，回首而視之。想失聲曰：「噫，汝乃在此耶。」而第二之人影，呀然笑曰：

「咄，汝又在此耶。」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。此二人者，一冰娘，一蓑庵也。二人並席臥，臥不得寧，蓋早有成約，將於夜半訪次尾。惟是這行之步驟，二人不得同時發動，以惹人視線，故冰娘先行，意欲入後廂，尋次尾，其忽走圓圓之更衣室，特臨時而變其宗旨耳，乃蓑庵起身，彼則欲步冰娘之後塵，著著為之保護。冰娘之入室也，彼已知之，而未恒警覺之，步亦步，趨亦趨，故不期而復晤於此。生笑曰：「鄂亦太雍容，此何時，乃摩挲古磁，倏忽涉遐想，不慮滿洲兵，設伏於幔中耶？」女嫣然笑曰：「僕見此名磁，乃憶及哥之名磁。哥固賣磁器之貨郎也。」睨而笑，生亦笑，既而曰：「箇中珍玩，皆萃南北省精華，輦而致之逆藩之宮中，得一可以致富，慎勿等閒視之也。」冰娘於無意中，瞥見一磁器之花籃，凡一對，高一尺，廣半之，雕刻通花，渾身作紫藤色。寶光騰騰，不可逼視。生不覺失聲贊歎曰：「嗟夫！此宋代之定州紫磁也。」冰娘笑曰：「儂以竹杖挑之。挑此花籃兒，如仙姬採藥，不寧可乎？」生引其五色之絲縑，我之負於背，掩之使並於鏡中，鏡之面積絕鉅，一對璧人，全神活現。生笑曰：「我作韓湘子，卿也喬扮男裝，酷似藍彩和，宵履此地，弄把戲。凡兩出，第一出，虞美人為楚霸王扛鼎，第二出，藍彩和偕韓湘子採藥，可云韻事奇情。」於是兩人攜手，穿洞房復室，寶氣珠光不可逼視，地上遍鋪女錦，錦絕軟，一步一步留痕。鳳鳥蓮鉤，玉女芳蹤，依稀可辨。最後至一處，有碧紗窗，供黑水觀音一幅，貌甚美，自流動，如媚人。案上供翡翠瓶，紅玉磬，宋錦墊之，生偶觸其畫軸，距中有機關，隆隆而辟，拙拙，此中蓋龍床鷹簾也。床為紫檀雕鏤通花，嵌以五色寶石，傍壁處一幅，鑲以金箋小畫，如漢宮春曉，唐宮秘戲諸圖。圖有機關，按之可以隨手變幻，凡百十種，惠帳沉沉。門衾馥馥，帳為冰絹，似銀絲織成。自遠望之，如煙如霧，帳鉤為天然蜷曲之珊瑚枝，帳簷為鐵金設色之湖山畫。其下綴以珠珞，碧犀雲母，火齊木難，或如香牌，或如半璧，或如吉錢，或如漢瓦，瑯瑯下垂，清風吹之，令人作玉珂天上之感。錦衾繡褥，文采瑋麗最眩目者，為杏黃宮耕被，繡龍鳳合抱形，鳳目嵌以貓兒綠珠，龍睛則為金剛鑽，翡翠枕，水晶枕，貯於榻上琳瑯架，架有八寶盒，胭脂粉黛發櫛眉管，菱花小鏡，罔不各具，時文冬冷，榻端排兩暖枕，蓋蘊鶴絨而裡以宋錦者。冰娘之手，驟觸榻之柱，稿稿然有聲，忽覺奇光滿室，帳頂有夜光珠，巨量如掛圓，寶燄騰騰，不可逼視，莞爾笑，歎托以為奇觀，蓑庵握其手，使並肩坐於床沿笑曰：「書王眼福殊薄卿視此，當何如，竊念吾輩雖不能有之，要不可不少留留跡。勿令蠻王妖女，獨享此禁鱗也。」冰娘曰：「不然，奢者敗之徵，汰者亡之漸。往者，煬帝龍舟，後王玉樹。孟昶溺器，東樓唾壺，多麗甲於千古，劫燼灰塵，而今安在哉。君方盛年，奔走國事，臥薪嚐膽，是所厚期，懷安敗名，非所望於君子也。」生悚息敬聽，謝之曰：「卿生長苗中，不意卓識宏議。轟轟如計，濁世鬚眉，當愧死矣。」旋附耳低聲曰：「卿憶之乎，囊昔大化山頭，小生不才，荷岳王青睞，館甥尚王主我與卿，並寢處。夜夜在石壁中，爾時滋味。尚憶之乎，古人云：死則同穴，我與卿異是，蓋生則同穴矣。視此風味當何如，雖然，吾終不願以圓圓易卿，以華床易石穴也。」冰娘變色，色驟赧，微嘆曰：「君非好人乃重以前事辱我，我山林寒素，安足與平西王寵姬，較美劣短長哉。」生緊靠其肩，俯首欲吻之，深謝失言咎，冰娘推之曰：「吾又善忘，旅舍之約，而忘之耶，謂自今以始，須以兄妹接相，事事悉乘於禮表，而忘之耶。君嫖褻，胡可也。」生蕭然起立，懺悔曰：「小生知罪矣。」語未畢，猝有人從其後，吃吃作笑聲曰：「不信生有罪矣。」二人大錯愕，生拔手槍，欲轟之，而冰娘且手擊匕首，勢將措暴客之胸，其人拱手曰：「勿爾，我主而君客，客訪我，乃槍我而刃我，豈投刺之禮耶。」生視之咄咄，此吳次尾也，則大喜。執手問訊，並介於冰娘曰：「卿入死出生，都為拜訪吾友其人，友不訪而自至，可云奇甚。」冰娘笑，展謁如禮，生曰：此地之聘妻也，分屬同志，兄長於我，冰娘宜伯之。」命稱之曰伯伯，且問次尾何來，豈亦訪圓圓豔跡耶。次尾太息曰：「知己難逢，美人易慕，我與圓圓之交誼，乃所知也。十年前風月秦淮，紅袖執經，江樓坐對，此時此多，實為我之家園桃李，洪清賞者，垂六七年。不於此時領略之，於今夜私訪之，且訪者不惟其人，而惟其物，殘脂剩粉，亦復有何意味，毋乃大笑話。」生晒曰：「君非訪豔，乃迎我耶。」曰：「良然。」冰娘頗以為奇，念彼豈非神魔，胡能知客至，又胡能知而趨於秘室，此公怪怪物，日灼灼以視之，次尾執生手曰：「此間實險地。不宜作久客談，至蝸廬非遠，幸一臨存也。」順手摸一壁畫畫有軸，軸乃輾而旋轉，噫，此亦一機關也，畫後為石壁，碧然頓非開，次尾從此來，亦從此去，幸之蹤跡異矣哉。入石壁中，發現一隊道，黑濛濛，不見人，蜿蜒曲折，似歷石砌數十層，陟至顛，有巨石，石有乳，撫摩之隆隆如揭其蓋，星月滿天，花陰在地，按即書窗外之蔬圃也。時過午夜，萬賴無蘆，次尾導二人，入於房中之復室，因指壁上之鐵笛，笑謂二人曰：「我非灶茨，安得前知，知君等之惠臨，端賴此笛翁，笛翁蓋以異兆報我。」冰娘攬言曰：「怪哉君之笛，其諸為龍吟之竹歟。」次尾笑曰：「即非龍吟，亦近虎嘯，往者，風雨之夕，鐵笛自發細響，嗚嗚作遠籟聲，其有宵人暴客，暴夜光臨者，則錚錚作不平鳴，餘方讀書。心坎發奇想，念蓑庵胡不來，獵叟凶音，不知何若，剛一轉瞬，而燈光倒射，鐵笛之影，忽跳躍於粉壁，旋發清音，似空谷人來，難以節聲履響，餘是以知蓑庵之冒夜過訪也。」生與女拍掌笑，大為稱異，次尾於無意中，審視冰娘，覺其英姿爽颯，殊不類尋常閨女，而眼前裝束，大酷肖冠玉少年，心異之，然未敢動問，生為述其邦族，及當年入贅深山故事，次尾嗟歎不已，軒軒舉袂，引吭高歌曰：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池上於今有鳳毛。」意蓋調絕域蠻荒，乃產此奇女子，相見殊恨晚也。冰娘亦稔次尾為英雄，略忘形跡，用與抵掌論中原事。北方大勢，瞭如指掌。且謂王輔臣蟠踞陝西，彼為朱明故臣，而屈膝於滿虜。年來趨炎附勢。拜吳三桂為義父，為虎作牙爪，言至此，忽左右顧視，深恐屬垣之有耳，次尾曰：「無傷也。此復室中，非生死交，未易入此，入者，餘當手刃之，但女士生長南中，入山恐不深，入林恐不密，然胡能洞悉中原之情勢，及勝國二臣之穢史，豈女士足跡，固嘗歷北五省之扼塞山洞耶。不然胸中地輿，烏能洞若觀火，有如是者。」冰娘曰：「否。小女子剪陋，從未出滇南一步，惟自幼嘗讀漢文，蟄居苗山，無從購閱，則命戍守山寨之苗洲兵，見有滿官吏，道經敵處者，黑吏則殺之，奪其財物，廉吏則縱之，或資之以助其行。惟遇客有攜箱挈篋，其中實以書史者，必盡取之，貧者給以值，歲月侵尋，藏書甚富。苦無人教我，我乃攜獲過客。審其年老有積學者，迎歸山中，請於老父，以師禮事之，粗識之無，良由於此。至於廿二省疆臣之歷史，我固爛熟於胸，緣滇城有間諜，為我父所特派者，偵知時淨。一一飛報我，我列表冊以鉤稽之，其罪在可殺者，我以硃筆點其名。祝曰：日我他日逞志，必殺死獠，習以為常，故勝朝貳臣，無能逃我之兩目，彼陝撫王輔臣者，特我宣佈死刑之一耳。」次尾聞而咋舌，生亦為汗下，私念吾之聘妻，乃能精漢文，通地學，問心當世之治亂，彼為我妻也。我夙昔乃一無所聞，始盲且聾，辜負多嬌，殆不止

賴婚出亡一事矣。冥想移時，猛見復室之牆，搖搖如地震，俄而著然一聲，有披蓑帶笠之人，如飛將軍排闥而入。三人皆失色，群起拔武器，退一步，以退為進，悍然以抵禦之，冰娘畢竟眼利，搶前一步揭其兩笠，而掀其蓑衣，執手笑曰：「老父，汝耶，胡弄此狡獪。」生視之，殊出意料外，此石叟也，喜躍不可名狀，次尾怔然出神，瞪其目，視石叟，叟笑曰：「吳先生一代人豪，名震大江南北，老拙心慕為其人，先生南來，我實不相瞞追隨先生之左右，此雲濤觀中，暮夜出入，護兵不知之，即先生亦不知覺，先生信之乎。」次尾大錯愕，似不甚相信，石叟笑問曰：「聞先生鐵有扇子，幸借一觀，次尾隨現倉皇色，審視四週，嗟曰：「此事大奇，鐵扇子果不翼而飛。」以吳次尾之室，而有肱篋入室，寧非奇事，石叟探手於腰間，拔出鐵扇子，鞠躬請罪曰：「非敢為盜跖之行，特為獵叟故。非此不足以示信於獵叟，事出倉猝，欲直告先生，先生此時，烏知天壤間，有老拙其人，先生隨身之寶物，一為鐵笛，二為鐵扇，性命在茲，奚可以假人。故冒昧竊之，亦信陵公子，盜兵符之故智耳。」次尾始歎服，然終不明其對於獵叟，有何關係。茫然墮在裡霧中，生雖以懸揣知之，但盜鐵扇，為證品，此叟胡以見彼叟，到底莫明其妙，冰娘盈盈近前，舉雙手，扶老父之肩，櫻桃小口，乃親其額，顫聲問曰：「父乎，今齊見父，如隔世相逢，父言苦肉計，此計能售耶。噫，苦肉計胡雲苦肉，然則父已被創矣，流血矣。然否。」石叟俯至地，卷其下衣，及股，殷然露血漬血模糊，滲以藥，裹以布，冰娘為之駭然，痛摧心肝，隆然跪於地，手撫之，鼻嗅之珠淚滴瀝，雙手攣其膝蓋，悲呼曰：「父乎，胡至於此。父老矣，乃為他人流血，為不識不知之他人流血，豈捨此別無良策耶。」石叟正色曰：「君等知之，吳王捕黨人，事至秘，狀至酷，故遣叟以喉獅犯駕，下獄論死，此稱驚天動地之事，滇城土庶，竟無一人知之，於此而欲營救張羅，微論赤手捕長蛇，無從下手，即令能之，而但欲偵知犯人之地點，已屬萬不可能之事，況又欲偵知之而親見之，而犯人為片時之談話，更絕對難之又難，吾入山以來，報告吾女，吾即拚此老命，以教吾婿之老友，亦即以所救吾婿，獵叟一日何也蓋不出獄，吾婿一日不離滇，逆王輦下，鷹犬森嚴，其不膏其爪牙者僅矣。故當日旅邸密談，我即以指畫掌中，大書苦肉一字，我之意計已決矣。夫是以從肉苦二字，痛下苦功，生聞之，現新常感悚狀，囁嚅問曰：計安在，效若何，顧聞之，石叟曰茲事言之甚長，吾之投效吳王。向充苗瑤偵探，婿所知也。吳王為人，驕蹇而忤急不能容物。絕不信任人，其性多疑，雖在養兒義孫，不令近左右，恐其行刺，終日汲汲顧影，如有鬼物隨其身，而獨信任餘，彼謾餘樸誠，為苗族中之魯肅。」言至此，捧腹笑。又曰：「我苗人，為知漢族之掌故，餘女告余曰，魯肅者，中華漢代之忠厚長者也。餘竊笑，笑吳王，一世梟雄，乃以餘為魯肅，不知此魯肅者，將磨刀霍霍，以刺彼之便便大腹中也。餘得彼信任，恃此一念，遂依吾計畫而行，某日五華山下。有老翁受傷，偃臥於大事下，軍警聚觀，事聞於吳王，王知為餘，亟以軟輿，扛餘至王府，王親臨勘驗，此老翁為誰，即我也。我偽為重傷，瞑目待死，閉口不言，王震悼，命官醫治餘，凡三晝夜，僅開目能言，自言為悍馬所傷，騎馬者，亦老翁。不知何響於我，策馬而踣我，躡我腰及我股，揮鞭而去。王聞之，俟我稍平復，召見於但殿。問曰：『汝年邁，為孤服務，盡忠可嘉，然汝固苗人，而偵察苗人之舉動，苗人之銜汝者深矣。今茲被創，安知非苗人。』餘偽應曰：『此恐未必，苗人安敢覆開下，五華山麓，禁衣森嚴，苗人烏能至。』王曰：『不然，環黔滇之境，皆苗瑤土司族，難保無狡獪桀黠者，混入城中，凡事當按其根由，汝春秋高，於人何所怨，且又非土著，則仇汝者。非其親近，即其反對黨，決無疑義。』王言及此，餘暗服其斷事之英明，王又曰，汝雲第馬者為老翁，翁之狀奚若，餘雖未識獵叟。然餘婿屢言之，餘以是知其狀貌，乃虛構一獵叟之形，王自燃其鬚鬚，沉吟不語，腹問曰：『汝今若見其人。能辨認之否？』應之曰：能，王曰汝言悍馬。馬之狀，又何？余曰，馬與常馬異，某鬃為金色，金絲披於頂傾，銀鞍玉勒，似非人間所行。顧蓋，而駕之者揮鞭以驅之，至於蹂躪行人。悍然弗斯人與斯馬，皆似陡失常性。而專老拙為誰者，是亦奇已，王聞之劫然變色，既而有宮監奉簾，領紅頂花翎者。入內白事，王低聲詔餘，出外暫休養，容當為汝覓凶徒，揭其黑幕，餘叩首謝，仍出於於官醫所，某夜，漏下三鼓，有武侍衛王命入宮，謁見王，王匆匆數言，但令我，隨衛侍，聽其所止，自知之。餘鞠躬退，黑夜裡。出重城，經歷幾許街衛，行盡見官衛。衛衛至森嚴，護兵以千百計，刁鬥相聞，無事如禦敵，最後至一鐵門石壁，滿洲兵扳槍以立，蓋一恐怖陰森之監獄也。侍衛所至，出王令，無敢留難，卒達目的地，有地道焉，其下職牛圈豕欄，鬼火爇爇，臭穢之氣，觸鼻欲嘔，咄咄，溝中臥一人。呻吟如病犬，此人非他，即吾婿之患難知交，所云山中獵叟者，即其人也。此時侍衛知意，彼蓋奉有王命，許我為秘密之談話，而抽身以迴避之，我於此時，乃得與獵叟會面，叟見我，蹶而起。其氣喘喘然。而枯獵，如僵屍，餘趨前一步，握其手，附耳言曰，叟勿怖，餘為叟之忠義僕，蓋為叟而來，思有以脫叟於牢中，而先為第一步之計劃，即偵知監牢之地點是也。叟愕然，目炯炯視餘，良久不置答，彼以為吳王之走狗，殆過殺之於獄中也。餘知其意，亟出鐵扉子，舉以視之，笑問曰：『叟乎，汝曾見此物否。』彼始釋然，表示信任意，餘因告以吾婿之來滇，彼即頓足曰：『噫。蓑庵殊冒昧，虎穴安可至者，其殆矣。』余曰：『婿之來，為救叟也。』彼怒曰：『蓑庵孺子，烏能救我，適見其同歸於盡耳。』餘為大言曰：『不獨獵叟救汝，汝之舊居停主人，亦將營救汝。』叟不喻吾言之旨，餘笑曰：「叟真贖贖，我不晤近次尾，烏能得此鐵扇子，居停非他，即江南名士吳君次尾也。」石叟言至此，以目視次尾，次尾箕踞俯首，靜聽其言，則又曰：「獵叟大醒悟，因問余曰：「君以何名義，乃呼吾友為婿。」余曰：『豈止蓑庵為餘婿，即如叟也。亦曾從餘山中來，亦猶餘之臨時嬌客也。』獵叟躍而起曰：『異哉，君其為大化山之大王耶。』餘拈髭微笑，略頷之。」石叟述至此，蓑庵攬言曰：「彼之身體狀況何若，吾意老人入獄，備極榜掠，求死不能，饑且寒。臥溝中，以岳丈規之彼尚克緩死須臾，以俟吾人之挽救否。」曰：「彼初時入獄，每一鞠訊，士必傳旨著嚴取口供，務得主使人之名，彼茄刑堅不吐，致渾身瘀黑，膝折骨腐，肉生微蟲，死者六七次，使不知如何，忽傳王命，暫免審，審亦停刑，使醫吏療治之，給衫糧，得不凍餒，惟獄吏仍苛待之，使偃臥溝中，苦則苦矣。死猶未也。婿乎，汝知吳王之忽傳恩旨者曷故。」生未答，次尾捋髭笑曰：「茲事大奇妙，當必有緩頰於吳王者。」生訝曰：「緩頰耶，孰能為之，亦孰敢為之，彼王之義兒妻滿者，且以薦叟故，幾喪其頭顱，除妻滿兒外，當無有為之道地者矣。否則妻滿兒轉乞於諸妃也。」石叟笑而不言，次尾眉稜軒動曰：「向虎口而乞餘，是非吾女友圓圓，無此奇情，抑無此斗膽，我固知其為圓圓也。」生弗信，殊以為未必，石叟呵呵大關曰：「智哉吾先生，料事可謂如神，此事初非獄中人，為我言之，彼亦不之知，蓋我另聞之於舊邸中人，其詞其秘，圓圓之進言曰：『該犯年老，嚴鞠之，且死。王欲得主凶耳，是當留其蟻命，以刑追之，喝若以恩結之？』且曰：「妾夜夢金剛神，怒目視我，謂我坐視王之嗜殺，不加勸解，當鞭我至死云云。王乎，王如愛妾者，謂本斧鉞下，稍開一網恩，妾命固得延，王之福祿，當綿延無極，因舉晉文釋寺人披，漢高釋韓淮陰，用為譬解。』吳王大悅曰：『為卿故，姑造福群生。』自該犯始，夫是以有免訊停刑之旨，茲事可云奇妙，餘今簡舉其詞，餘得見獵叟，告以蓑庵來必見吳先生，互設策為營救，囑安心靜養，以圖內應。彼頷之，餘遂出，仍從侍衛入邸。報告於王，雲以馬蹴傷餘者，確為此賊，王問我，賊更有何言，余曰：『賊無言。但曰：汝苗人，不當作苗人之漢奸，餘雖不殺汝，必有繼餘而殺汝者。』味其言，殆指諸反側之土司而言，王不憚曰：『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，餘必舉逆苗而殲旃，為孤示威，兼為泣泄忿也。』餘叩謝，暗捧腹目矣，末幾，餘之創平復矣，陸辭王，聲言赴某山公幹。」述至此，次尾動色，獎石叟，以為苗中之老英雄，自是四人改轉方針，秘密走策。就以雲濤觀為攔關，能出身者出身，不能露面者勿露面，或以篆或以舌，各奏所能，第一步，營救獵叟。第二步，暗召黨羽，第三步，傾覆逆藩之巢穴，檄天下響應，以窺中原，直持幽燕，謀定各分手。石叟還山，訓練苗兵，以俟徵調，仍往來厚省城親婿若女，生及冰娘，悄悄出外廂，蛇行鼠步，就大雄寶殿，席地臥，至天明。候饋滿洲兵，欣然而別。